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九四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邊幣五百元

通知

國際第六和平醫院，決定於最近搬移房子，停止接收傷病員，希各單位暫勿送傷病員入院，特此通知。

軍區衛生部　七月二十一日

出版廣告

一、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怎樣分析階級，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定價：五千元

二、西北形勢圖（二色石印）定價：一萬元

晉綏新華書店

解放忻城戰果輝煌 消滅閻匪七千餘名

生俘敵少將督導員艾子謙 繳砲五四九門機槍三三八挺

（新華社晉中前綫二十六日電）晉中解放軍地方兵團解放忻縣城的詳細戰果於下：殲滅閻匪四十三軍暫三十九師全部，保安十六團全部，閻匪第三專員公署及忻縣、定襄、崞縣、五台、靜樂等縣縣政府。生俘閻匪太原綏署少將督導員艾子謙、保安十六團團長易培燕、偽忻縣縣長黃士元以下官兵六千九百七十六名，暫三十九師副師長賈介棠，第三專署專員朱理以下四百餘人，傷敵三百餘人。繳獲野砲二門，山砲五門，重迫擊砲二門，迫擊砲十四門，步重砲十五門，擲砲五百一十一門，重機槍二十二挺，輕機槍三百一十六挺，長短槍二千三百五十支，飛雷筒一百五十七個，槍榴筒三十個，各種子彈二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七發，各種砲彈四千二百四十四發，手榴彈三千六百二十六顆，騾馬二百八十七頭，汽車三輛，望遠鏡三十二付，報話機一架，電台四架，電話機五十七架，其他軍用物資一部。

神府縣級機關停止辦公 全體人員下鄉發動搶種搶鋤

（本報訊）頃接神府王朗超同志來電話稱：神府於本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全縣普降喜雨五六寸。縣上爲抓緊發動羣衆搶種蕎麥、秋菜，搶鋤莊禾，特在駐地召開動員大會，縣級機關並暫時停止辦公，所有機關人員（八十餘人）組成搶種突擊隊，分頭下鄉，領導羣衆突擊搶種。同時從工商局調劑出蕎麥籽三十石，菜籽二斗，由下鄉人員揹上，幫助缺乏籽種的羣衆解決困難。搶種突擊隊已於二十五日下午全體出發。

臨縣五區祝捷大會上 七十四人報名參軍

（臨縣訊）七月二十二日，五區羣衆在白文鎮湫水河畔的廣場裏，舉行慶祝晉中勝利大會，會上羣衆以熱烈的自願報名參軍來慶祝這一偉大勝利。會上縣委董如滋同志報告晉中勝利的經過和意義，接着區委書記郭興昌同志號召幹部、黨員、羣衆要以自願參軍的實際行動來慶祝這一偉大勝利。這一號召，得到了全場熱烈響應，四面八方都響着報名參軍的聲音：「城莊張成明自願報名參軍！」「窯頭黨員劉喜喜自願參軍！」新選的區政府委員田香廷同志走上主席台說：「我是在新政權下翻了身的，今年四月間又加入了共產黨，現在羣衆又把我選爲區政府委員，我要參軍到前方去。」會上報名參軍的共達七十四人（內有十一個黨員）。在歌聲、口號聲、鑼鼓聲中，將這七十四位參軍模範擁在了主席台前，青年婦女給他們佩帶上光榮的大紅花。接着歡迎參軍同志講話，窯頭黨員劉喜喜說：「我爺爺父親都攬工，我自已也攬了一年工，共產黨來了以後才翻了身，有了土地、窯洞，又加入了黨，我要參軍，把蔣介石閻錫山傅作義完全消滅。」白文李五元說：「我參軍去，堅決不鬧小差，打不倒蔣介石閻錫山傅作義不回來。」婦女代表武玉明出席講話，說：「今天男人們熱烈的報名參軍，我們婦女們也很高興，你們去參軍，我們一定要在後方作好優軍工作，我們婦女要參加村裏各種工作，下地受苦，還要動員自已男人兒子參軍參戰。」軍屬代表劉廣花說：「我男人四二年就參了軍，村裏照顧的我很好，這次你們去參軍不要顧慮家裏，政府與羣衆一定會照顧你們的。」（胡茲）

（臨縣訊）五區窰頭行政村屬郭峪塌村青年共產黨員郭應桂、高計支自動報名參軍，在他們影響下，又有四個青年民兵報名參軍。（張恩申、薛戈升）

× × × × × × × × × ×

平保前綫我攻克徐水

六天中我軍已克城四座，殲敵二師，控制平漢路一百餘里

（新華社平保前綫二十三日電）平保前綫解放軍繼續擴大攻勢，二十日上午十時收復平漢綫上保定以北約五十華里的徐水縣城，殲敵新二軍暫編三十一師第三團殘部及該縣保安部隊等部。至此，自十五日開始攻勢作戰的平保前綫解放軍已攻克淶水、新城、定興及徐水四城，踞守平漢北段之敵新二軍暫編三十一師師部，及其所屬之三個團已全部被殲。平漢綫路涿縣至保定段二百餘里間，已全部爲我控制。

冀東我軍 克香河武清兩城

（新華社冀東前綫二十四日電）冀東解放軍於二十日晚攻克北平東南五十公里之香河縣城，二十二日下午攻克北寧路平津段北側之武清縣城。戰果正清查中。

綏蒙我軍保衛夏收 消滅傅匪二百名

（本報訊）綏蒙地方武裝積極保衛夏收，本月十一日晚，豐鎮紅沙壩、官村傅匪百七十餘向豐鎮西北三十里之後架壩襲擊，被我擊潰，俘獲人槍各十餘。我無一傷亡。十九日晨八時，我某部追擊由雙古城（天成鎮南二十里）回竄天城之傅匪保警隊六十餘，斃傷六人，生俘四十二人。繳獲輕機槍二挺、步槍四十支、手彈二千餘發、手榴彈六十個。二十日一時，我軍某部攻克涼城東之後草灣，殲滅守敵，斃傷五十餘，生俘匪保警隊長以下九十餘，繳槍三十五支，機槍二挺。

黨中央電賀襄樊大捷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中共中央頃電賀襄、樊大捷，原電如下：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李先念、鄧子恢、宋任窮、張際春、王宏坤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軍全體同志們！慶祝你們在襄樊戰役中殲敵兩萬餘人，解放襄陽、樊城、老河口等七個城市，並活捉蔣匪法西斯特務頭子康澤的偉大勝利。這一漢水中游的勝利，緊接着開封、睢杞兩大勝利之後，對於中原戰局的開展幫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澤，更給全國青年受三青團特務迫害者以極大的興奮。尚望繼續努力，爲徹底解放中原而戰！

中共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西北解放軍官教導團 幫助群衆生產

（新華社呂梁訊）西北解放軍官教導團幹部學員百餘人，自帶口糧，於上月中旬分赴駐地附近八個自然村，幫助羣衆生產，三天共鋤草三百五十四畝，割麥三畝，耕地八畝。

簡訊

分局衛生科，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朱醫生到災荒嚴重的興縣小善行政村給羣衆治病。七天工夫，到過五個自然村，共診治過一百五十餘人，羣衆反映很好。（飆）

太行十餘縣人民 熱烈支援晉中作戰

（新華社華北二十四日電）太行一、二分區武鄉、左權、贊皇、黎城、和順、榆社等十餘縣人民，在「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口號下熱烈支援晉中前綫作戰，他們自動組織起來，担負担架、運輸、救護等工作。僅武鄉、左權兩縣參戰民工即達兩萬五千餘人。參戰民工中出現了許多感人的模範事蹟。武鄉担架二營四連連長李克志，在一次戰鬥中，冒敵機猛烈掃射，領導全連民工有秩序的搶救傷員。該營營長李有堂和通信員張勃後整天看護傷員，喂湯喂飯。左權担架二營四連連長王文秀，帶着一排人，出入火綫，搶救了很多傷員，受到部隊的嘉獎。榆社等縣隨軍民工，都是一股勁地完成了七八十里地的轉運傷員任務。某隊民工在運彈藥途中遇雨，乃紛紛脫下自已的衣服和草帽蓋住彈藥，使彈藥一點未受潮濕。武鄉運輸隊二營五連在戰鬥最激烈時，始終沉着的往戰場趕運子彈，直至戰鬥最後勝利結束時才下火綫。各縣民工出發前綫參戰，後方充分組織半勞動力，幫助完成參戰民工的生產。左權藍岩村四十個農民參戰，全村婦女、兒童、老漢一百二十三人參加鋤苗割麥，七天時間就把全村一千五百六十三畝小苗全部鋤完。武鄉石門、上北漳、故底等村都是先給參戰的民工做活。故底村人民在參戰民工出發時，保證把他們地裏活做好，民工亦保證不違反羣衆紀律，服從指揮，不完成任務不回來。

崞縣二區大芳支點會議
討論改進担架隊工作
加强領導加強紀律消滅逃跑現象

（崞縣訊）二區於七月五日在大芳支點召集所屬五個行政村的代表，檢查支前工作，發現過去一個時期，担架隊逃跑的非常嚴重，當即研究其原因及改進辦法。大家認爲此次對抬担架走了的人的家裏困難，一般的還解決的不錯，做到依時作務，沒有荒下一畝，口糧困難的，代表們設法由五借糧法給解決，如炭峪五借米一百五十斤，南保村五借一百斤，其他村也都差不多，其所以發生嚴重的逃跑現象，其原因有三：第一、動員方式不好，如大芳與南保村用指定和抓紙蛋蛋辦法，弄得苦樂不均，這種辦法是不會鞏固的，該兩村逃跑的也特別多，大芳村第一次去了十二人，跑了十人，二次去了十二人，全跑了，三次去了十一人，跑了六人。南保村第一次去十二人，未到前綫，中途即跑光了。相反的，炭峪村動員組織方法比較好，他們將在鄉的服軍勤的人，經大家研究討論，看家裏勞動力多寡，走了以後家裏生產影響輕重，用比的辦法，一個一個研究，最後走了十三人，沒跑一個。第二、對逃跑回來的人不執行紀律，跑回來就沒事了，再讓其他人去，這樣大家看到跑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互相看，後來越跑越多。第三、担架隊裏沒有專人負責領導，沒有幹部，又加組織紀律不嚴明，出發時不宣佈走多少時間，使大家產生顧慮，一去了就準備跑。針對上述情況，會議研究出今後改進的辦法：第一、執行紀律，對逃跑回來的，代表們要負責督促他們迅速返隊。對屢次逃跑的給以一定的處分，按其逃跑天數，多服一倍軍勤。第二、羣衆幫助其解決家庭困難後，應寫信告知本人，使其安心工作，如此次炭峪張孝娃、黄計順走了以後，代表們派人給他們全部鋤遍，可是他們在前面不知道，怕他們的地荒下，就逃跑回家，回來一看，家裏的地都按時耕鋤過了，他們就放心了，飯也沒吃連夜又到前邊去。第三、組織動員方式，根據這次經驗，一定要克服指定與抓紙蛋蛋的辦法，改用炭峪村由羣衆討論羣衆比較的辦法。第四、加强担架隊的領導，一定要有幹部，組織要嚴密，各村派去的担架隊（編者按：同時應積極提高羣衆的參軍參戰的認識與情緒，鼓勵羣衆自動報名自願參軍參戰。），一定要有幹部嚴密掌握，紀律嚴明，服務時間可以酌規定，按時調換。第五、担架隊在任務完成後，要開回證明，才領給軍勤工，以免奸猾的人投機取巧。第六、出發前要造就名冊，分配給那一單位的，把冊子交給那一單位，以便稽查。最近發現有的村子擔揑假名，因有逃跑回來的也不知道。如造下名冊，這種現象亦可避免。（張樞）

汾西楊木山村
繼續變工緊張鋤草

（新華社臨汾電）汾西二區駁泉鎮所屬楊木山自然村在生產委員王生才領導下，組織起鋤變工隊，在頭鋤結束後，繼續變工，緊張推行二鋤。該村是個窮村，五十八戶人家，有一半在麥收前鬧不了鋤。生產委員王生才說服羣衆先找缺糧，農民商量變工辦法，當時有人打算要下山攬工割麥；有的提出割麥走了就誤鋤地，又誤了軍勤。生產委員和村代表就宣傳組織變工互助的好處，當有十二人參加，編爲兩組：一組推選任茂昌帶領往山裏、給餓等村攬工鋤田，打麻兩組的口糧；另一組由王生才領導在村裏鋤兩組的地。給人攬工鋤地的那組，每人鋤一天可賺玉茭子五升，可以解決大家困難。其他缺糧戶看到這種新法好，紛紛參加，變工組人數很快增加成二十四人。九天中計共鋤高粱、穀子、玉茭子三百二十四畝，黑豆等田五百四十畝，每人平均每日可鋤四畝。還賺回糧食十石零八斗。在他們影響下，暖泉頭、陳家非、西坪及山裏所屬數個村莊亦組織起來，麥收後已開始二鋤。（丕充）

× × × × × ×

簡訊

偏關西峪村民兵分隊長劉保成等三人，最近抽空開下三畝石灘荒地，現已全種上蕎麥。

三岔村代表會
檢查荒青苗的原因

（五寨訊）三岔行政村在本月十日代表會上，檢查出有廿戶共三十四垧穀子頭鋤還沒有鋤，原因是：（一）口糧沒有及時解決。上會子張二紅眼在六月二十七解決口糧以前，有幾天軟得站起來鋤不行，不得不爬下用小鋤鋤，至今還有二垧穀子八垧糜子沒鋤出來。郝福狗和非兒窩張謝明等，都是因出外打短閙口糧就誤了自己的鋤田。同時，幹部在六月二十七日解決口糧後，沒有隨時檢查，以爲在規定的時間裏有吃的了，可是有些人沒底數：吃不到規定的時間。（二）勞動不好的人，沒專人負責教育督促，結果是吃了口糧荒下地，如三岔堡暴耀彪有嗜好，農會給解決了口糧，定下紀律，限定日期，因沒專人負責檢查，他把草少的鋤了，草大的但是好地留下不鋤。（三）個別有特殊困難的人注意不夠，如三岔郝希聖舊下瘡不能勞動，自己又無力僱人。關于瑞岳保與也是如此。根據以上事實，會議決定：屬於勞動而無口糧的，或因害病 時失掉勞動力誤下的，幫助口糧，同時用變工或者僱人幫助解決。對有嗜好的暴耀彪，他有兩垧穀子沒鋤出，按照他的勞力及鋤地時間，給他留下半垧，限期鋤出，鋤一天給一天的口糧，下剩的垧半由農會僱人或伴種出去，打下粮食由農會代管，明春給他解決生產困難。現正緊張進行一鋤，實現縣上提出的夏鋤奮鬥目標：糜子、黑豆、山藥保證鋤二次，胡麻、莜麥鋤一次，穀子爭取鋤三次。

蒲縣化樂村群衆
幫助病人鋤地

（新華社臨汾電）蒲縣二區化樂村近月來瘟疫流行，全村五十五戶人家，就有二十二家害了傷寒病。貧農席金回全家三口人都害了傷寒病，今春調劑了十畝地，還未完全鋤過。貧農團於五日晚開會研究，提出幫助病下人家鋤地，不讓荒下一畝。會上，郝四不栁等三人提出願意幫助席金回、席小娃鋤地。會後，第二天，他們三人給小娃鋤了玉茭子六畝，第三天又幫助席金回鋤玉茭子三畝，留下一畝多還未鋤完，工作隊同志利用開會臨時幫助鋤完。（張繼明、李棃）

農婦劉大女

辛景月

有主滴水落行政村主席張魁同志的老婆劉大女，從小就參加農業生產，除過耕地外，甚也能幹。每年五、六月裏，牛羣放了青，她便提上籮頭拾糞，到七、八月翻秋地時，就拾下三十多担糞。秋收時，她和男人們一樣地收割，往回揹，綫打場。去年臘月土改中，張魁當選了行政村委員，脫離了生產，家裏的大小事情都推給她。她每日撿柴、担水、喂牛（她家分下一條牛）、做飯、納衣、推磨。開了春，她把圈裏的糞起出來，和她的大孩子擔下，担到地裏，耕地時，張魁請了十來天假便把地種上。她家去年收成不好，只打了兩石一斗糧，起下十二口袋山藥；野菜上來時，她便挖上些，磨了些麵，天天便是攪糊糊，吃苦菜。過了端午，她就開始鋤扁豆，每天東方亮了就起來做飯，趕日頭上來就到了地裏。家裏有存下的菜了，連住鋤一前晌。菜吃完了，鋤上一陣陣，趕晌午還要去挑一籃子菜吃。吃罷午飯，不歇晌，有時推些磨麵，有時去拔門前籬笆地裏的草，後晌再上地。她雖然腳小，却和男人一樣使大鋤。到陰曆六月六，她帶上她的大孩子，已經鋤過七畝扁豆、九畝黃穀子、十、十畝草穀子、四畝山藥畝黑豆、四畝蘿蔔、八畝莜麥、半畝山藥大黍十、還有一畝已，…有一畝山藥已鋤了二鋤。劉大女的勞動，方圓十里八里也是有名的，人們一提起她來就說：「那女人受苦可不當碰！」

× × × × × × × ×

五寨舊寨六戶農民
合作織口袋

（五寨訊）舊寨是個川地村，人多地少，抗戰前手工業很發展，後被日寇摧殘，手工業者也都慢慢轉化爲務農了。土改以後，農民了解了勞動致富的政策，又想搞手工業，只是無資本，不能重新開張。幹部知道羣衆要求後，和新寨支店商討，採用訂口袋預支工資的辦法，解決羣衆資本困難。當即有六戶組織起個小型合作組，經農會批准，簽合同，限期給新寨支店交三十六條口袋。先預領三百二十四萬元買羊毛。六個人作起來後，始是紡織分工，後因紡織使用的勞動力不同，又改變輪流紡織。因爲六個人合作，一條口袋能節省一個工，二期滿貨交。每條口袋淨賺十一萬元。六十四天六個人共賺了三石四斗六升米，夏鋤中的口糧可全部解決。現在又有人準備在鋤地中，抽空再織。（吳毅）

第六和平醫院
積極給群衆治病

（本報訊）晉綏第六國際和平醫院，積極爲羣衆治病。麥收前附近各村很多羣衆吃上麩皮引起大便不通，有的灌了腸還不行，看護員王二仁等同志用個手把凝結住的乾糞一點一點的掏，才能慢慢的排泄出來。武家溝婦女趙桂明三十多歲患卵巢囊腫十多年了，不能勞動，今春住院時，她自己疑惑不一定能治好，經動手術後痊癒了，她感激的和大家說：「救了她一命。」（河山）

婦女賈秀女患子宮頸口（畸形）已四年了，肚腹特別脹大，如像足月似的，來到醫院後，經三次手術醫治即痊癒了。他說：「我一生也恐怕治不好的病現在完全治好了。」一個神木來的難民，因吃野菜中毒，四肢發腫，如不急於醫治將成殘廢，在醫院住了三十六天，痊癒後高高興興到岢嵐生產去了。據不完全統計，六個月來，共治療了二百二十三個老鄉的病。（融漢）

讀者來信

對洪趙馬牧村張貼
黨報不負責任的批評

編輯同志：

六月十八日，我們路過洪趙二區馬牧村大街，發現該村對張貼黨報的不負責任現象。大街上，有四個地方貼着報紙，我們去看（並有羣衆在跟前聽），念完一二版找不到三四版，原來貼報紙的地方，相距有三十多米遠，據老鄉說看完一二版要跑一趟才能接上。同時貼報又不按次序，想在那裏貼就在那裏貼。如六月十四日的一二版和十五日三四版貼在一起，五月十九日的第一版和六月四日的第二版接上。貼報的地方也很不適當，第一個貼報地方，報紙貼得只有一尺五寸多高，第二個貼報的地方又貼得太高，在陽光下看不清楚。看報的劉三喜反映：「報紙貼得有頭沒尾，我找個郵局通知，找了三個貼報地方才找到！」有的貼報還被風刮走，讀者更不容易找到。這自然不能使黨報發揮應有作用。在新解放區的村鎮裏，這種現象很多，因此我們建議：應通知當地幹部，注意糾正這種現象。

讀者陳正飛

離石鋤溝村群衆
熬硝賺米六十石
熬硝已成爲重要副業

（離石訊）柳林鋤溝村羣衆熬硝賺米六十石渡過了春荒。鋤溝村是半農半工的一個村子，去年遭旱災後，貧農、貧民和一部份工人，生活都沒辦法。去冬工業部派來熬硝技師白云國等同志在柳林市一帶開展熬硝，羣衆知道熬硝是賺錢買賣，就是怕學不會。後市政府調了該村鐵工力達成同志去學。力達成學會後，回去就先和家裏人熬起來，在他們影響下趕過年時發展到六大組、九小組，參加熬硝的五十餘人，熬出的硝折米二十八石。今春生產會議後，該村工作團與村農會又在代表會上宣傳了熬硝可以解決口糧的好處，熬硝人數便增加到九十九人，共六十二組，去冬今春共熬硝一萬斤以上，賺米六十餘石。許多人家都靠熬硝解決口糧。貧農白起祥，家有四口人，去冬熬硝賺米六斗，今年二個月熬硝一百斤賺米一石。力達成全家三口人，去冬今春熬硝八百斤，可賺六七石小米；中農劉永福，全家十四口人，今春沒吃的，學會熬硝之後，熬了四百斤硝，他們感到比去年農業收入還大，現熬硝已成鋤溝村羣衆重要的副業生產。（任仰山、郭士秀）

北平四百餘大學教授
聯名抗議「七五」慘案
向蔣政府提出六項嚴正要求

（新華社華北二十四日電）據天津報紙發表：北平清華、北大、燕京等大學教授四百零四人聯名發表抗議蔣傅匪製造「七、五血案」屠殺東北同學的宣言，宣言首稱：「我們教授、講師、助教、教員同人一致爲「七、五血案」向政府提出最沉痛、最嚴重的抗議！」宣言指出：「（蔣）政府宣佈成立臨大、臨中，事先毫無準備，校舍、經費、師資、設備一切都是空中樓閣。事後多方推託敷衍，未能予以合理待遇和安撫，致使數千青年飄泊街頭，忍餓終日，痛苦情況不堪言狀。羣情憤激，輿論譁然，而平市參議會又於四日加以刺激，通過議案強迫學生從軍，致使飽經痛苦的青年向議長請願。」該宣言向蔣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澈底追究責任。二、立即交出所有死者屍體，從優安葬；傷者治療撫恤，負擔殘廢者終身生活費用。三、立即釋放被捕東北學生，取消對其住處的包圍及封鎖。四、撤消平市參議會對東北學生的議案。五、從速救濟東北學生。六、確保今後不再發生同樣血案。」簽署該宣言者計有左宗綸、朱自清、李廣田、黃國璋、馮至、翁獨健、李長之、袁翰青、張東蓀、張奚若、張伯駒、梁思成、鄧以蟄、傅濂思（外籍）、許德珩、費青、俞鈞、吳晗等共四百零四人。

蔣匪通貨完全崩潰階段的開始
蔣幣信用日益喪失
蔣區農村與城市人民普遍拒用蔣幣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綜合各方消息：由於蔣介石統治危機與惡性通貨膨脹的加劇，蔣記「法幣」在人民中已日益失去信用。蔣區人民拒用蔣幣的現象，自今春以來，已由廣大農村擴展至各大城市。蔣幣已日益被較有固定價值或信用的銀元、美鈔、港幣所代替，而農村中排拒蔣幣，進行物物交換的現象也日見普遍。

據天津益世報六月二十七日披露：蔣介石政府首都南京，三個月以來，已盛行銀元的買賣，尤以最近爲烈。中央社亦承認：「南京商人已公開設攤高價收買銀元」（該社南京六月二十一日電）。在北平，據前引報紙六月一日載：從民國二十四年蔣介石宣佈改用「法幣」起「退位」了十幾年的銀元，現又「官復舊職」，執行着交換媒介的工作，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帶銀元的人」，和聽到「銀元的響聲」。「一塊在地窖和附藏在箱裏的銀元都湧出來」了。德勝門、騾馬市、皇城門、鼓樓的馬市橋、宣武門小市、安定門小市、東單操場小市、前門外五牌樓等處，現在都成了北平著名的銀元市場。此外，如收買舊貨的商販、古玩店、金珠店等也都經營銀元交易。人們一拿到蔣幣，就趕快把它換成銀元，以避免在物價飛漲中被剝削。除了北平以外，保定、徐州、開封、太原等城市，銀元的買賣均日見普遍。至於內地各城市，銀元則已直接通行。據六月廿七日天津益世報刊載該報旅行記者通訊：從安陽經武陟、修武、沁陽、衡陽、到柳州，一路上「銀元已代替法幣而通行無阻」。無論飯店、金店或旅社，在都市間的清一色「銀元」買賣一通用銀幣」。除之外，普通存放款、盜贓和集會，也完全用「銀元」作單位」，而利息也隨着「按銀元計算」；在若干地區，如長沙、衡陽、湘潭一帶，「法幣」且幾乎已完全退至「輔幣」的地位」。在各大城市中，銀元均隨着物價、外匯的上漲而上漲，上月二十五及二十六兩日，每個銀元在青島可兌蔣幣二百二十五萬元，在南京是二百六十萬元，在太原是二百七十萬元。銀元與美鈔之間，大約維持着一元七、八角合一美元的比值。而在湖南各城市，銀元與港幣則大約維持着一與三之比。

在蔣區農村中，人民拒用蔣幣的現象早已遍見各地。蔣記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亦不得不承認：由於各地人民普遍自動使用銀元的結果，已造成「紙幣（指蔣幣）向都市集中」的嚴重現象（據中央社六月十九日南京電）。據四月二十九日上海經濟周報披引新民報消息：蔣當局擬在雲南修一條五百公里長的縣道（從彌勒至寧洱），因當地使用「銀元」作單位，「法幣行不通」，蔣記雲南省府已被迫撥給銀元二十萬元作爲興建費用。另據去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經濟周報披露：江南農村早在去年秋天，即已普遍以特定的實物作爲價格的計算單位，代替蔣幣，最普遍的是稻米，產紗區則爲紗，一切借貸、經營、支付都以紗或米來計算，只在零星支付或雙方同意時，才用蔣幣。

在中國的國際貿易中心的上海及廣州，市場上亦已逐漸排除蔣幣，而改用比較穩定的美鈔及港幣作爲計算商品價格的標準。上海最初只是租房子、頂舖子係以金條、美元直接計算，而自今春以來，「一些零售商也開始索取美元」了（據美聯社上海五月廿七日電）。至上月底，當六月經濟風暴越到頂點時，上海商店出售貨物「只要可能就索取美元」（據該社六月二十五日電）。在廣州，據今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經濟周報援引大公報消息稱：自四月漲風後，一切交易的計算單位，大部份都是用港幣了，廣州各報亦均以港幣爲單位報導商情，一切舶來品非舶來品，均以港幣標價，再以港幣時價折算出蔣幣售價來。該報又稱：「不獨廣州，甚至縣城、鄉下，西紙（即港幣）亦無所不通。貪官汚吏之講索條件，固然以西紙爲單位，強盜綁匪之擄人勒索，亦均以西紙爲單位。」

蔣幣日益顯著地喪失信用，標誌着蔣介石通貨膨脹危機的新階段——即通貨完全崩潰階段的開始。同時也標誌着美英帝國主義利用美鈔港幣的深入中國流通而進一步壟斷蔣區經濟命脈。而由於蔣區農村普遍樹立起「阻過法幣侵入的堡壘」（上海經濟周報語），回復到物物交換或自動改用銀元；在城市中蔣幣不僅作爲價格標準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正在消失，而且它的最後的一個機能，即作爲流通手段的作用亦日益爲銀元及美元、港幣所代替。其結果，使「蔣幣流通範圍大爲縮小」（同前）；另一方面因爲黃金、美鈔、港幣買賣的盛行，人們不願收存蔣幣，將蔣幣拋出，以致蔣幣流通的速度大爲增加，以蔣幣計算的物價漲得更快；這兩方面都在推動蔣幣信用更加迅速崩潰。

蔣匪發行五百萬元大鈔
蔣區物價又將猛烈上漲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據各方消息：蔣記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已於十八日宣佈：自十九日起發行新大鈔關金券四種：計一萬元、二萬五千元、五萬元、二十五萬元。關金券與法幣的比值爲二十比一，因此以蔣記「法幣」計，即爲二十萬元，五十萬元，一百萬元，五百萬元。此次新鈔最高面額（五百萬元）較前次蔣幣最高面額（十萬元）提高達五十倍。按前次蔣政府曾於去年十二月九日發行關金券一千元，二千元，五千元三種，即合蔣記「法幣」二萬元，四萬元，十萬元。據信此次巨額大鈔之發行，勢將引起物價瘋狂上漲。大鈔發行前夕，上海金融物價即已開始猛昇，十七日一天內，牛奶猛漲四倍，汽油漲百分之四十，旅館房間租金增加百分之六十。同日美匯已突破七百萬元大關，而建築美元兌蔣幣七百二十萬元，較十日上漲一百二十萬元；黃金已漲至每兩三億五千萬元，較九日上漲五千萬元；大米經一度回跌，現又回漲至每担三千五百萬元。蔣政府宣佈大鈔的同一天（十八日），蔣記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已宣佈飛機票價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按此爲本月二日以來空運費的第二次加價）。

鞏固金融、發展生產
中原發行中州農幣

（新華社中原電）中原解放區民主政府爲了鞏固金融、發展生產、穩定物價、繁榮市場的需要，同時也爲了解除中原人民因蔣幣不斷狂跌所受的災害，已於五月下旬成立中州農民銀行，發行單一本位幣。解放軍進軍之初所使用之北海幣與冀南銀行鈔票，則由民主政府按價逐漸收回。現該行已於豫西、豫皖蘇、江漢、桐柏等行政公署和所屬各專署所轄地區內以及洛陽、周家口等城鎮成立分支行。中州幣流通各地信譽日增，五月底中州票每元合蔣幣三千元，現已漲至七千元。該地一般日用必須品物價日見平穩。

意共號召人民進一步團結
防止反動派報復行動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塔斯社報導：意共領導機關於七月十六日發表告意大利人民書，稱：謀害托格里亞蒂的罪惡陰謀，在全意大利和全世界激起了憤怒與抗議的浪潮。這一浪潮，使得那些應對意大利目前政治形勢及謀害陰謀負責的政治家們，不得不假裝遺憾。但是全國一切部門所有勞動人民的一致停止工作以及憤怒的抗議示威遊行——它具有反政府性質——，反映了總的信念，即這一卑鄙行爲的責任，歸咎在於反動派僑突與挑釁的政策。受到人民民主陣線立即、全部和衷心的支持，意大利總工會組織並領導了這種的羣衆運動，這種情形只有我國勞動階級在過去年代中勝利的起義堪與倫比。雖然政府威脅着要採用武力，但是成百萬的勞動人民——工人、職員、農民和店主都起來警告戰爭挑撥者，警告那些不惜採用一切辦法和不惜任何代價以阻止新的人民民主原則之實現的人們。現在，這些破壞性的兇殘勢力，已經遭到了勞動的意大利底強有力的總罷工，實際罷工自意大利解放之日起就十分明顯地表現了：勞動的意大利的力量是多麼偉大。該文告繼續：在這一嚴重的時刻，教會反動派的政府所採取的立場以及它藉報復和暗殺行動的藉口慫恿——，其結果，人民的血液已流在街頭和廣場——已向全世界較任何時候更清晰地證明了共產黨立場的正確，而由於這一立場，共產黨打算加緊準備活動，以保衛民主自由、共和國法律和勞動人民的權利。該文告着重指出，一切眞誠的民主分子確信有很大於團結的必要，以便於應全國人民對我國新的政治方向的要求，以便防止派阻過政府內其反動計劃的敗動，而可能進一步發動的任何挑撥與報復行動的企圖。該報評論號，共產黨領導機關對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同志致以兄弟的慰問，我們衷心祈望他早日康復。

× × × ×

以頑強鬥爭回答羅馬暗殺
謀害托格里亞蒂是反動派軟弱的明證
眞理報評論指出：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塔斯社訊：蘇聯眞理報於十八日發表題爲「億萬人的憤怒」的論文。論文首稱，整個民主世界都在抗議謀害托格里亞蒂的邪惡陰謀；億萬人的心裏充滿着憤怒；表示工人團結一致和熱愛反法西斯主義戰士的函電，從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送往羅馬；抗議惡毒罪行的罷工和遊行示威浪潮席捲了全意大利；下院和上院已經提出要對政府投不信任票和要求其辭職的議案。論文繼稱，意大利反動派對托格里亞蒂生命的謀害及目前的作爲，是他們軟弱的明證，不是他們強大的明證。近日來意大利人民運動的無與倫比的橫掃一切的聲勢，證明了四月選舉後統治政黨們那樣興奮高叫的「勝利」是何等荒誕無稽。論文末稱，對意大利勞動人民領袖生命的兇惡謀害，證明了國際反動派在其反民主運動中不惜採用最令人痛恨的手段。全世界民主勢力必須進一步團結，對反動派作堅強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以回答羅馬的暗殺。全世界的民主人民不能允許這種惡劣行動再行發生。正在奮起保衛其民主權利的意大利勞動人民，將在共產黨和人民民主陣綫的旗幟下，更密切的聯合起來，爲他們的自由、獨立和反對反動的黑暗勢力而鬥爭。

意共副總書記謝傑撰文稱：
鞏固與堅強黨的隊伍
加強反法西斯的鬥爭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塔斯社羅馬十八日訊：意共副總書記謝傑在團結報上撰文稱，托格里亞蒂最近在議會的一次演說，高舉起和平、自由與民族獨立的大旗。意大利國內與國外的朋友和敵人，都聽到了托格里亞蒂的聲音。敵人想窒息這一聲音。這並不是瘋人所犯的孤立罪行，站在兇手背後的是戰爭挑撥者和反動獨裁擁護者的勢力。這一勢力絕不會贏得優勢，現在，這不僅爲共產黨和社會黨，而且爲意大利勞動人民自發而堅決的力量示威所證明。四粒子彈打開了很多人的眼睛。今天，又有數百萬意大利人認識到他們國家的和平、自由和獨立在危險中。戰爭勢力絕不會贏得優勢，因爲全世界的和平力量超過了戰爭挑撥者的力量，在意大利也是如此。總罷工標誌着新的偉大戰鬥的開始，成百萬的意大利人充滿了保衛和平、自由與國家獨立的決心。總罷工不僅證明：托格里亞蒂是民主意大利的領袖，而且也證明了共產黨是全國最大的政黨，鞏固與堅強黨的隊伍，這是黨的職責。斯大林同志的警告，首先關涉到我們共產黨人，但是，它也關涉到意大利的一切民主人士。我們充分感到我們的責任。托格里亞蒂同志的生命，人民民主陣綫領袖的生命，不能僅由安全措施來護衛，我們還必須加強反對法西斯死灰復燃的鬥爭，加強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計劃的鬥爭。

麥地裏的水桐樹

西戎

丑牛家婆姨臂上掛着滿滿一籃子苦菜，打水道邊上往家走。

正是四月天，吹着小風，田野裏，一片汪洋無垠的麥海，抖閃着、滾動着，綠得惱人。

丑牛今年，也分了地主張守信一畝水地。春起揭耙時，丑牛的意思要種麻，婆姨說：「種上麥子吧，今年可不用叫孩兒見人家吃饃饃，饞的回來啼大人了！」麥子種上了，還上了一舵臟楓，丑牛已經鋤過了一遍，究竟長成什麼樣子了呢？她想拐路過去看看。跳過一條水渠，前面「嘁嚓」響了一聲，看時，一大股黃土，從他家麥地裏騰起來，個似的雲捲。原來地主張守信地塄上那顆大水桐樹，有人折倒了。樹身倒在丑牛麥地裏。丑牛婆姨緊跑幾步過去，見張守信和他三小子，正掄起大斧，「卜冬」「卜冬」的剁樹椏●綠茸茸的麥苗，壓倒了一大片，真是心痛。她氣憤的質問道：

「三小子，你們就不長心哪，打樹怎就往人家麥地裏打啦！看，把麥子壓成個什啦！」

張守信沒言傳，偏起頭，兩顆明溜溜的眼珠，把丑牛婆姨盯住，好像說：「壓啦，看你這婆姨能把我怎！」

丑牛婆姨一見這雙明溜溜的眼，就想起前年，也是這四月天，青黃不接。她正在張守信麥地挖了一籃子菜，張守信來了，站在水道邊上不言傳，明溜溜的一雙眼，閃着兇光瞅住她，她被這眼盯得發了慌，急忙掛起菜籃子往外走；那陣，也不知是怕，還是麥子長的高，乾着急走不到地邊，好容易跌跌撞撞跑出來，兩條腿就像不是自己的了，止不住的發抖。

這陣，她再不怕這明溜溜的眼珠了，地成了自己的，麥子是自已種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出口氣，說句話也是理直氣壯的，便接住問道：

「知道不是你的地你不心痛，專叫樹倒在人家地裏糟害，操的什心，這還不是專欺侮人哟！」

「曖嘛！」張守信愛理不理的說了話：「怎！這地到成了你的啦？看今年秋裏是誰的？上面來一道命令，怕你們不連打的糧食都得退出來！」

「你甭牆，你們地主剝削了窮人幾輩子，還再想剝削啦，不行啦！回去藏上十八床被子麥去吧！」

「丑牛家，不用你嘴巴骨硬，過幾天命令一來，翻身哩？怕你們哭大大也抓不住調哩！」要是前二年的丑牛婆姨，說不定這兩句就把他嚇住了，經過土地改革，她心上的一盆漿糊，換成了一盆清水，明明亮亮的。今天這件事，猜得見張守信心摸上害的病：明明是因爲丑牛分了他這二畝地，鬥爭會上又向他訴了苦，隔山他兩眼窟洞，借機會報復嘛！

「我問你這話是誰說的？」丑牛婆姨不鬆勁的頂着：「我們才翻了身，你們到又欺侮啦？從前沒叫你們欺侮死，這陣，哼，死不了啦！咱回去再說！」

張守信見丑牛婆姨返身便走，心裏有點慌了，摸着腦袋，看定丑牛婆姨的背影，口裏不住的「你：你：」要說的話，好像被什麼塞住了，說不出口，這女人從綿羊變成了老虎，使張守信胆怯起來。等對方跳下一條地埝，才開始低聲罵道：

「呸！回變本去吧，土地改革死不了，這陣量你也割不下腦來，你們翻身啦，有個靈神神顯聖，叫你們一家害上出水病，歇的都爬成油餅！」

這些話，丑牛婆姨聽見了，氣得心捣直往嗓嘴口上冲，有心再同他幾句，知道他要演賴，便裝着一肚悶氣，往家裏回去。

到家，丑牛給三旦和樂子剛回來，坐在門上抽烟，婆姨氣呼呼的把菜籃子「通」一擲！道：

「一天價門封建打惡霸哩，才門倒人家到又起來欺侮人哩！」

「怎啦？」

「怎啦！」婆姨把丑牛看了一眼，長出了口氣，說道：

「今兒張守信他家麥地上的水桐樹打倒啦，人家把樹腦子倒到咱地裏，半人高的麥子，壓了個不能看，我碰上說了兩句，張守信就瞎的說：這地到成了你的啦，命令來怕你們連根都得退給我，窮人翻身哩，害上場出水病，把狗日們都翻的爬成油餅！」

丑牛是個點火脾氣，一聽，早氣得眼珠子瞪了銅元大，「忽」的往起一站，問道：

「張守信回去啦沒了？」

「我走時還在地裏哩！」

沒講二句話，丑牛川袖在臉上揩了一把汗，門背上拉出一把鐵銑，扛起就走。婆姨後面喊：

「你可別和他打架，你我代表會叫給咱解決，有理還怕說不過他！」

丑牛回了句：「知道」，「通通」的走了。

□到地頭，張守信父子已經不在了。大樹在麥地裏躺着，一大片綠油油的麥苗，有的躺倒了，有的連根炸起來，有的炸斷了頭，丑牛來回看幾個轉，心裏又氣，又痛，不由的就一屁股坐在樹倒的樹身上，傷起心來。

丑牛的確也該傷心，他想起前幾年，不但受張守信的剝削，什事情上都受他的欺侮。就說窯頂問題吧：原來在丑牛的窯頂上，還有張守信一座院子。每年六月天下猛雨，張守信也不撥水口，專叫院子裏的水，冲着丑牛的窯面子往下淌，年長日久，把丑牛的窯冲得泥皮也落淨了，經常窯頂是水膩膩的。因爲這，丑牛給張守信提了幾次意見，叫他撥個水口，張守信不但不理，反說：「我的地界由我啦，你嫌，拿出白洋來買的去！」

丑牛窮的攪不過日子，那來的白洋呢？大話擋住了，丑牛見張守信□□□□，只好忍住一口氣，一年年的往下去。今年鬥爭會上，丑牛把他多年的苦訴了，□□□□，張守信一家五口，有三孔窯子，這座院叫正他也是否着不住，乾脆獻出來給窮的窮哥們住吧！」當場張守信也贊成，這座院裏就住進了兩戶沒窯的人。

「知道狗日是想報復哪！不怕你報復，這陣的丑牛不是從前啦，有個和你說理的地方哩！不怕你不服氣！」心裏這麼想着，便起來就往村裏回來。

回到村裏，丑牛沒回家，一直去找代表會主席秋生。

推開門，秋生家裏，三旦、來保、小毛七八個代表正坐一炕開會。

丑牛進去，一言不語，蹲在地上，一個勁長出氣。

大夥見忙問：

「丑牛，怎啦？和婆姨鬧了嘴是不是？」

丑牛搖搖頭。大夥緊着問，丑牛才壓住火頭，把張守信打樹壓他的麥子，在他婆姨跟前扯謊冒，罵窮人翻身的話，仔細說了一遍，把大家氣的也是拍桌子跺脚。

主席秋生吃驚道：

「呵！這封建們還這麼厲害，還總是還不服氣咱窮人翻身嘛！限不想低頭嘛！」

這一說，大家夥都主張馬上去把張守信扣來，後晌就開大會鬥爭。特別是三旦，年青人，聽了更是火的耐不住，「通」跳下炕，拉上坐在身旁的來保，就往外走。主席忙喊：

「一去可不要動武呵，把他叫來就行啦！」

不一會，張守信來了，後面跟着他的三小子。

進門，明溜溜的眼珠一掃，見代表們坐一炕，丑牛一個在地上蹲着，心上一跳，早明白是怎回事了，忙走近丑牛，「嘻嘻」「嘆嘆」的賠話道：

「賢弟，今兒作的這事，可實在對不住啦！我還是操心怕樹倒到你麥地裏，預先拴了根繩，叫三小子拉住，誰知快倒的那陣，就刮了一股子旋風，沒招呼好，就倒到老弟麥地裏啦，唉唉，你孫子什也辟不了，吃貨！」說着踏了三小子幾脚。

這時，門外有個女人□□□□：

「聽他胡謅話，我去那陣，樹剛倒下，樹上那裏有繩來，什也沒！」

來保說：「丑牛家婆姨，回來說嘛，這裏又沒人打你！」

丑牛婆姨回來站到地上，張守信的臉奐然成了一張白紙，秋生道：

「丑牛家，你把事情從頭說一遍！」

丑牛婆姨靠近炕沿，便一字一板，模模苗苗說了個清。張守信慌了，兩條臂匝起來，活像一隻被人追趕的瘦公雞，一會走到這邊，一會走到那邊，說道：

「衆位！衆位！那是她婆姨人胡說，我可不敢聽她人翻身，翻身是應該的嘛！我的地，我是剝削窮人的，分給窮人應該的，我怎敢挡攔呢？我張守信又不長的兩顆腦袋！嘿——好不怕人！」

主席皺住眉頭擺手道：

「別忙！別忙！別忙！我先問你，你也是咱村鄉長大的，你說這打樹，是由人啦，是由樹哩，它想朝那裏倒就倒啦？」

張守信兩顆明溜溜的眼，堅堅秋生，忽變了幾下，白臉上便掛出幾條背求的笑紋，動了動嘴，似乎要說什麼，又沒說出口，便把頭低下了。

這時，來保卻插了一句道：

「什也不是，那是那水桐樹緣丑牛的麥子長的好，不服氣，自已躺到麥地裏演賴哩！」

滿屋人，都笑開了。

主席面色仍很嚴，猛地桌上拍了一巴道：

「你說，爲什麼嗤窮人翻身，你聽誰說的今秋下命令給你退地呢？你們好活了幾輩子，窮人今天剛要翻身，你們就眼黑，亂造謠言，什道理？說？」

可以料到，張守信的一手好戲又來了，手在胸脯上連拍了幾下，指着天道：

「主席，我可沒說那話，青天在上，太陽紅丹丹的，誰說了把一家人死「光」」還沒說完，三旦把炕「叭」的一拍道：

「不要又演你的老流氓，今天你老實說！」

丑牛本來不想說話，聽衆人評理，此刻見張守信這付樣子，也衝到前面，指頭杵住張守信的鼻尖，說道：

「那是我們說叫你是不是？知道窮人翻身你不樂意，知道你不能在我窯頂上稱威風啦，你把樹故意倒到我地裏，也是還說你吧！」越說越氣大，唾沫星子飛濺着，正伸開要給他兩下，秋生忙一把扯住，到耳邊輕聲說道：「別打他，有理和他講！」

這時，門外看的人插嘴道：

「叫他說，不說實話不依他！」

張守信看看變不過了，退後幾步，乾咳了兩聲，嗓門也有些發抖道：

「唉——唉——鄉親們，錯，是我錯了，我這老糊塗，該死的不長心，嘴沒把門的，一陣家胡說三道，衆位別把它當句話聽，只當是放屁，放屁！」說着川手「翩翩」的打起自己的嘴巴。

三旦說話冒，往起一跳，道：

「不用出你那老洋相，你故意造謠言，破壞生產，非開全村大會重重處理你不行！」

張守信臉更白了，翻一翻白眼皮，吃驚的小聲說道：「可不是，賢姪，可不能這麼說！」

三旦道：「誰是你賢姪，我們受苦人都是你們眼裏的疙針，恨不得都害川水病死了才對！把你們那奸心思猜不見！」

這時，門上窗上，來看的人擠的滿滿的。每張臉孔，都是豎着眉，張着嘴，半爲這件事氣成了一團；有的在代表們問話時，便插嘴喊道：「吊起！吊起！」有的往起摸摸袖口，主張不說實話打，主席忙擇着手道：

「唷！大家聽我說，咱們不隨便打人、吊人，事情跟理走，我看咱們先到麥地驗一下，看到究鬧成什樣了，回來再解決！」

大家都同意，來保、三旦，早上去把張守信引上，張守信不願走，不住扭回頭向衆人道：

「衆鄉親，不用看了，看該我怎說怎吧！」

三旦順屁股踢了一腳，道：

「走毬吧！」

一大攤人，吵嚷着往前坪川發了。

半後晌，檢驗的人們回來，這件事，馬上吵遍了全村。

吃黑夜飯時，只見三小子背着二斗穀子，進了丑牛家。

丑牛代表們叫去開會還沒回來，屋裏只有婆姨一個。

三小子低聲道：「嬸子，這是我爹說闖壞了你家的麥地，賠你家二斗穀子，了了就算了，可別開大會啦！」「通」的把布袋放到地上，翻出要哭的樣子。

丑牛婆姨一見這，心想：「你個孫子，總算低頭認了過！」便冷冷道：「你先放下，他爹也不在！」

正說着，丑牛回來了，看見三小子來了，地上放半布袋糧，問道：

「這是什？」

三小子忙接上把他爹的意思，又重說了一遍。

丑牛道：

「送來，好，走，搦到主席那裏！」

女人們總是心軟，忙把丑牛拉過一邊低聲道：

「認了輸就算啦吧，糧食留下吧！」

丑牛擺開她道：

「這事經了代表會，就要叫人家解決，咱私自了了，叫村裏說咱受了地主的收買啦！」說罷，走過來叫三小子把口袋揹起，跟着往主席家去了。

黑夜在主席秋生窯裏，開了羣衆大會解決這件事。村裏人都悄悄地，聽丑牛把事情經過從頭講了一遍，秋生也把看麥地的來歷講了一些，衆人便抓住事實和張守信說理。張守信自知理窮，臉上乾笑着，不住的點頭道：「唉，我錯了，老糊塗，不長心，衆位教育我，感恩不盡，以後再犯了大家重辦我！」衆人見張守信低了頭，又讓他訂下條件，便討論解決辦法：都說今年的麥子長的好，一畝公道打八斗，年樹壓毀有三幾分地，叫張守信給丑牛賠上三斗完事！張守信除了滿口應承，提出把帶來這二斗穀，頂一斗麥子先賠了，其餘收夏以後交清。他怕丑牛不願意，眼睛只望着丑牛。丑牛卻不是他想的那樣，站起來道：

「這二斗穀子我不要，這是村裏今年借給他的生產抵餉，叫他拔回去好好生產去，反正他今年也種的夏田，一扎兒收了夏給我就對啦！」

這一下，滿屋人都鬧開了，有的說：「丑牛眞是寬大了他！」有的說：「張守信，看我們羣衆對住你對不住你：」「以後好好生產，再發現你幹！這些事，可不饒你！」

張守信這時，理屈得除了用感激的笑，彷彿再沒有半句話可以回答大家。手拍拍腦，正想用賭誓再來表示他以後的行爲，三旦幾個青年了，早在炕上擺手叫道：「算了！算了！你那一付惡心樣子早看的不看了，以後你往正路上走就對了！」